

新中華叢書

文藝彙刊

老
拳
師

賈克倫敦著
張夢麟譯

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A Piece of Steak & Other Stories

by Jack London

老

拳

師

新中華叢書

文藝叢刊之一

賈克倫敦著
張夢麟譯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印刷
民國二十四年一月發行

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七三一號
文藝老 拳 師 (全一冊)



定價銀二角五分

(外埠另加郵匯費)



原著者

Jack London

譯者

張 夢

麟

發行者

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表人 陸費達

印刷者

上海靜安寺路
中華書局印刷所

總發行所

上海棋盤街

中華書局

分發行所

各 埠

中華書局

序

在這裏所選的幾篇短篇小說裏，很可以看出賈克倫敦作品的特色，同時，也可以看出賈克倫敦所代表的美國文學的特色來。第一，賈克倫敦的一生也和高爾基一樣的複雜，而他的生活經驗的範圍，更較高爾基爲廣，從這幾篇不同的生活描寫，便可得一個大概，而叛徒一篇的內容更是以他自己的生活爲背景寫成的。第二，倫敦一方面具有偉大作家那種現實的把握，和人生的觀察，一面又具有引人入勝，像讀通俗小說的手腕，這一點已昭示出美國文學一般的特色來了。近人每喜拿倫敦與俄國的高爾基比較，讀了這幾篇作品，和他的野性的呼聲，再去讀高爾基的諸作，便知這個比較是想有興味的。

譯者

標商冊註



別	文藝
別	小說
編號	0188

老拳師目次

序

老拳師

(一)

鼻子

(三)

叛徒

(四)

兩個強盜

(九)

老拳師

湯姆吃到最後的一口麵包時，他就拿這一口麵包，把碟子裏剩下的麥粉肉汁，一掃而空，結果也得了一大口，他慢慢地，沉思地嚼着吃了。吃完了，從桌旁站了起來時，他仍是覺得肚裏空空的難過。可是家裏只有他還得了點東西吃。在隔壁房裏睡覺的兩個小孩子，很早的就被打發去睡，爲的是要他們睡着了，也許就會忘記了那夜未吃晚飯。他的妻子，也是一點東西未吃，只靜靜地，用一雙帶愁的眼睛，向他凝視着。她是一個消瘦而衰弱的勞動階級的女子，可是她的臉上，還留着一些青春時代的美貌的餘痕。湯姆吃的那碗肉汁的麥粉，是她從大廳對過的隣家借來的。他們剩下的兩個銅板，便拿去買了麵包了。

他走到窗前的一隻爛椅子上坐下，椅子在他的體重之下，吱吱地直響。他日常的习惯，使他不知不覺地把煙斗放在嘴裏，一隻手伸到大衣的衣袋裏去拿煙。可是衣袋裏並沒有這個東西！這才使他注意到他這個行動來了。自己也覺得過於健忘，皺一皺眉，隨即把煙斗拋了。他的舉動，非常遲緩，差不多是笨，就好像他是被他那筋肉的重量，妨害着了似的。他是一個身強體壯而現

着魯鈍模樣的人，他的丰彩，也不那末好看。他穿的粗服，已是舊而不整。那一雙靴子，底子是老早就修整過的，皮子也要壞了。他穿的棉織襯衣，只不過是兩先令的廉價品，領上已露出毛邊，身上並現出一些不可磨滅的顏色污點。

但是這些都不能表現出湯姆的職業。只有他的那副尊顏，才把他的身分職業的的確確地廣告出來。他的臉，是一個奪彩頭的拳師所特有的臉。一看去，就使人知道他是久在鬥拳場中過生活的人。因此，他的臉上，凡是鬥爭的野獸所有的一切特徵，都表現了出來。他的臉明明白白現出一種險惡的樣子，剃得光光的，就好像藉此更使人一覽無遺似的。下方的嘴唇，已不成形，使那張嘴，現出過度的殘酷，就好像臉上的一道傷痕一樣。下顎又蠻又重，現出好勇愛鬥的樣子。兩眼遲鈍，眼皮笨重，在那毛深深的，出神的眉毛之下，差不多一點表情也沒有。他的全體，已完完全全是一隻野獸，可是他這對眼睛，更是一對野獸的眼睛。時常都是似睡非睡的，獅子眼似的——鬥獸的眼。前額凹了進去，頭髮刈得很短，活現出一個凶狠的頭來。鼻子已經打斷了兩次，而且因為經了無數的拳頭，已弄得不成一個形狀了。兩耳就如花椰菜一樣，常都是腫得多大，比原形已大到兩倍的樣子。嘴上的鬍子，雖是剛剃了不久，可是新生的鬚根，已現在皮膚上，把下面半節臉，都

印成了一大地藍黑色，這樣才算完成了他的裝飾。

總之，他這副面孔，足使人在黑巷子裏，或僻靜的地方，遇着害怕。可是雖是如此，湯姆並不是一個兇犯，平生也沒有做過壞事。除了鬧架——這是他們這個職業常有的事——之外，他並沒有傷害過人。他也沒有故意和人家口角，他是以門拳為職業的人，他一身所受的打傷，都在從職業的門拳上得來的，都是他的職業的幌子。出了門拳場之後，他就是一個遲鈍的，隨和的人，而且在他年青的時候，收入很多，用錢也很大方。他和人也無宿怨，更少仇人。和人相打這件事，在他是一種職業。在門拳場裏，他拼命地打傷人，打壞人的身體，但是這裏面，並沒有含着別的意思。這只是一個公平的交易。許多人出了錢，跑來看兩個人拼命地相鬥。打勝了的就得到優勝的彩金。在二十年前，湯姆和一個叫武魯模魯郭甲的人相鬥時，他明知郭甲的下顎，在新宮一戰，被人家打壞了，剛醫好不到四個月。於是他就傾全力去尋他這個弱點。果然在第九回上，又把他打破了。他這樣做，並不是和郭甲有什麼仇，要想報復。而只為的要這樣，才一定能打敗郭甲，得到優勝的彩金。這就是他們的賭博，兩邊都預先了解，才來玩的。

湯姆向來是個不多說話的人，所以此刻坐在窗前，也是只管望着自己的兩手，不高興的沉

默着。手背上的血管，都暴了出來，又大又腫，手關節都碎壞不成形狀，一看就知道是曾經用來做了什麼的。他並沒有聽見過說，人的生命，即是他的血脈的生命，但是他却很知道這些粗大，暴起的血管，是拿來作什麼用的。他的心臟，曾經從這些血管中，用很高的壓力輸過了過量的血。此刻這些血管，已不如從前那樣効勞了。他已經將血管的彈力性弄得沒有了。血管一寬鬆，他便沒有力忍受勞苦。此時的他已很容易感覺疲乏。他已不能像當年那樣，幹一個頂快的二十回拳鬥了。在當時，他兩隻鐵拳，就如鐵錘火鉗似的，只顧打，打，打，從每回開始的鑼響起，一直鬥到每回終止的鑼響，時時把那極凶猛地集合起來的力氣，更又極凶猛地集合起來。被敵人逼到鬥場的邊子上來，他自己也把敵人逼到鬥場的邊際去。到了最後的第二十回，他全身最猛最快的力量，都聚集在一塊了。全場的觀眾站了起來，鼎沸似地吼叫。他自己在鬥場上，不住的向前突，打，躲，拳頭如雨點似的打去，同時也受敵人如雨點的拳頭打來。自始至終，他的心臟，都忠實地，從那最壯盛的血管中，輸出如潮似的血液。血管在那時候便要腫了起來，可是隨即總要縮了下去的，雖然不能十分縮到原樣——起初並不覺得，而實際已一次較一次大了。

他又注視那打碎了的指關節。在這個時候，他彷彿看見他指關節未碎以前，那兩隻手的青

年盛氣了。他這個指關節，是和皮利蔣思——綽號威爾斯的恐怖——相鬥時，一拳打在蔣思的頭上，打碎了的。

飢餓的感覺，又回到他的身上來了。

「唉，怎也弄不到一塊豬排來吃吃嗎！」他高聲地帶着埋怨的口氣，同時緊握起兩隻大拳，要想咒罵一句，又咒罵不出，只得吐一泡口水，把它吐出去了。

「巴克的舖子裏，和沙雷那裏，我都去試過來了。」他妻子半帶謝罪的口氣回答。

「他們不肯賒？」他問。

「一個銅板也不賒。」巴克還說……「妻子停了口。

「說吧！他還說什麼？」

「他說他相信今夜山德爾要打敗你。又說，你的賬已欠得很多了。」

湯姆哼了一聲，却並沒有答他妻子的話。此刻他的心思，忙着在想他年輕的時候，養的一隻狗。他一直都是用豬排飼它的。要巴克賒他一千塊豬排也肯——在那個時候的話。但是時代已經變了。湯姆也漸漸老了。一個老拳師，在二三等俱樂部裏鬥拳的人，自然是不能望和商人們賒

賬。

從那早晨他一起來，湯姆就想一塊豬排吃；他這個希望，到此刻還沒有停止。今夜的鬥拳，在事前他並沒有得十分的預備練習。這一年，在澳大利亞地方，正是一個荒年，大家都緊得很。就是那最斷片的工作，也都很難找到。湯姆既沒有人作他練習時候的對手，又沒有很好的食物，而且所有的，常都是不充分。他找得到的時候，便去做幾天的苦工，每天早晨一清早，就到公有地去做跑步，練習腳腿。可是既沒有練習的對手，家裏又有一個妻子，兩個孩子嗷嗷待哺，他的練習，也就太苦了。他和商人們的信用，在他與山德爾結了相鬥的契約時，並不能增加一點。主持這件事的格提俱樂部，只肯先支三鎊給他——這數目是和山德爾相鬥，打敗了時應得的錢——再多一文也不肯預支了。有時他也設法向老朋友們，借幾個先令來用，這些朋友們，要不是因為在荒年，也許還可以多借一點給他。可是到了這種時候，就是他們自己的生活，也都困難起來了。事實還是事實——再遮飾也沒有用處——他的練習，並不充分。他應該多有一點更好的食物，少有一點焦愁，纔對。而且除此以外，一個人到了四十歲，自然沒有在他二十歲時，那樣容易把身體練習得很好的了。

「此刻幾點鐘了，麗琪？」他問他的妻子。

他妻子到過廳那面去問，轉來告訴他：

「七點三刻哩。」

「再過幾分鐘，第一次拳鬥就要開始了。」他說：「這只是預選。過了之後，就是威爾斯和格里的四回戰。再後是斯達萊和一個水手的十回戰。我還足足的有一個鐘頭，才上場哩。」

兩人又沉默了十分鐘之後，湯姆站了起來。

「老實說，我並沒得着適當的練習。」

他拿起帽子，向門邊走去。他並不和他的妻子接吻——他向來出門時，都不這麼幹的——

可是在這一夜，他妻子大膽地和他接吻了。把兩隻膀子抱住他的頭頸，使他彎了下來對住她的臉。在他這個大塊頭的面前，她看去渺小得很。

「湯姆，祝你好運。」她說了：「你非打勝他不可。」

「是啊，我非打勝他不可。」他重述了一道：「這就是今夜鬥拳的一切理由。我就只是非打勝他不可。」

他大笑，想裝出很熱心的樣子；同時他的妻子更緊緊地抱住他。他從她的肩頭上，向那一無鋪設的屋子，望了一遍。這就是他在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，房錢已欠了沒給，此外便只是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了。今夜晚他離開這個地方，便爲的是要去找食物來供給他的妻室兒女，——他這樣的走出家去，並不像近代的工人們一樣，到機械邊去工作，而是用的舊式的，原始的，忠實的，野獸的方法——即是出去爭奪。

「我非打勝他不可。」他又說了，在這回的語氣中，含有決死的意味。「若果打勝了，就可以得三十鎊——借的錢，都可以還了，而且還可剩下許多，若是輸了的話，一文也得不到——連回家來坐電車的錢，都得不着。俱樂部的人，已把輸家應得的錢，都支給我了。再會吧，老婆。若果打勝了，我就一直回家來。」

「我在家裏等着你。」他妻子追出大廳去向他說了。

從家裏到格提俱樂部，足足地有二英里。他一面走，一面記起他從前的黃金時代來——他曾經一度做過南威爾斯選出的世界重量拳鬥選手——在那個時，他到比賽場去，是坐着馬車去的。而且十有八九，他自家還不出車錢，那些下他的注，下得最重的人中，便要替他出錢，而且一

塊兒和他坐着去。此刻彭斯和那個美國的黑人蔣森——他們都坐的是汽車，而他自己是步行！

誰也是知道的，在鬥拳之前，先走了二英里的路並不是一件好事。他又是一個老了的拳師。一般人都不下老拳師的注。此刻的他，已是一點用處也沒有，只好去做苦工，可是他那打破了的鼻子，和臃腫的兩耳，就連做苦工也不行了。

此刻他覺得自己在後悔爲什麼不早學一門手藝了。結局還是有門手藝的好。但是以前也沒有人告訴他。而且在他心坎上，他也知道就是有人告訴他，他也不會聽從。鬥拳得來的錢，太容易了。錢又多——又是極痛快的，極榮耀的爭鬥——每次拳鬥之後，都要休息遊玩許久，然後才進行第二次的鬥拳——許多熱心的恭維者，撫背握手，許多衣冠楚楚的人，爲求和他說五分鐘的話，且願意請他喝酒——打勝了時候的光榮，滿場觀衆的喝彩，暴風急雨似的終尾，審判員叫「湯姆勝了」的呼聲，與夫第二天報上體育欄中，大大地登出的他的名字。

這些都是當日的黃金時代。但是此刻他慢慢地尋思起來，已經確實知道他所打敗了的拳師，都是一些老者。當時，他正當「青春」，青雲直上，而他們都是「老朽」，老衰下沉。那些老拳師

們，因為經過了無數的拳戰，骨頭已經疲勞，血管浮腫，指骨節也碎了。他很容易就打敗他們，自然是不足驚異。他還記起當日在R. C. 灣地方，打敗老皮爾的時候。在第十八回上，把他打下的。過後在更衣室裏，老皮爾哭得像一個小孩子一樣。也許那時的老皮爾也是欠着房租沒有給。也許他家裏有一個妻子和兩個小孩。也許就在那天門拳的晚上，他曾想吃一塊豬排而不可得。老皮爾走這條門拳的路，已經受了極嚴重的罰了。他自己今日也經過了這樣的磨折之後，這才知道。在二十年前的那一夜，老皮爾所競爭的關係，比青年湯姆的還要大。湯姆只是爲光榮和容易的進款而戰。無怪老皮爾過後在更衣室裏要哭了。

本來一個人也只能享受一定量的勝仗。這原是競技的鐵則。有的人也許只能打一百次極厲害勝仗，有的人也許只能有二十次。各人各因體質構造的不同，都有一定限量的，把這一定量打完之後，他這個人就完了。不錯，湯姆較之其餘大多數的同業者，總算是多有幾仗好打的人。他經過的極厲害，極拼命的門拳，已超過了他應受的程度——他所經過的，都是那些苦鬥，過勞精力而使心肺破裂，使血管的彈力磨滅，使青春柔軟滑潤的筋骨變硬，使精力根氣衰弱，使頭腦，骨節疲勞的東西。不錯，他較之其餘衆人，總是高了一籌。和他同時代的拳師，此刻一個也沒有存在

了。他就是這一班老人的最後衛。這些老同行的下場，他都一個個親眼看着的，而且內中有一些，還是他親手收拾的。

他們拿他去和這些老拳師們相鬥，他一個個都把他們送終了。——他只顧勝利地笑，同時這些人們就如老皮爾一樣，在更衣室裏哭。可是到了此刻，他也成了老拳師，他們現在拿年輕後進的來和他鬥了。山德爾那傢伙就是一個。他是從新錫蘭選出來的，保持得很好的勝利記錄。但是在澳大利亞，誰也不知道他的名字，所以他們就拿他和湯姆對抗。若果山德爾打勝了，他就可以希望再和更厲害的人相鬥，取得更多的錢。因此，今夜這一戰，他一定要出死力來鬥，這是很確定的了。他打勝了，就可以得到一切——金錢，榮譽，前途。擋着他到名譽與金錢的大路的，便是這個頭髮半白的老湯姆。而他贏了時，並得不了什麼，只不過得三十鎊去還房主人和商人們的債而已。

湯姆這樣地尋思時，在他那遲鈍的想像上，現出了「青春」的一個影子來，——光榮的青春，喜氣揚揚的青春，所向無敵的青春，有柔滑的筋肉，有軟膩的皮膚，有不知疲勞，不會衰破的心肺，嘲笑一切有限度的鬥爭力。不錯，「青春」真是司報應的神。它打倒了老年人，可是沒有注意，